

茅安道

真道士高深莫測 假徒弟自毀前程

文 | 欣愉

唐德宗貞元年間，有個廬山道士叫茅安道，能畫符唸咒、役使鬼神，變化多端，跟隨他學習的有數百人。

他曾教兩個徒弟學習隱身和透視的法術。過了一陣子，這兩人都向他辭行，請求回家贍養父母，茅安道同意了。臨別時，他告誡二人道：「我傳授給你們的法術，只是讓你們修道用的。切不可為了名利炫耀法術。如果違背我的教誨，我能立刻讓你們的法術失靈。」兩個徒弟唯唯諾諾，領命而去。

當時晉國公韓滉位高權重，正駐守潤州（今屬江蘇省鎮江市），他素來厭惡那些故弄玄虛的術士。兩個徒弟離開師父後，並沒有回家，而是直接前往謁見韓滉，他們自認為能憑藉這身本領，得到重用；萬一韓滉不加禮遇，他們也能用隱身術逃脫。二人有恃無恐，等到被召見時，提著衣襟登上臺階，也不下跪行禮，態度輕慢放肆。韓滉見二人如此無禮，勃然大怒，命左右把他們網綁起來，二人趕緊施展隱身術，果然如師父所言，法術沒有奏效，結果雙雙被擒獲。

正要被推出去殺掉時，二人求饒道：「我們一開始也不敢這樣，都是師父誤了我們啊！」韓滉一聽，心想索性斬草除根，便對二人說：「只要說出你們師父的姓名、住所，我或許可以饒你們一命。」二人正要開口，茅安道已飄然而至。門吏進來稟報，韓滉大喜，以為可以一併殺掉，趕緊傳令召見。只見茅安道鶴髮童顏，龐眉美髯，仙風道骨，高遠脫俗，

茅安道奮身一躍，化為巨鷹，兩隻腳爪各抓一隻老鼠，沖天而去。



法術本不是修行目的，不能用來追求名利，修心是根本。

滉不覺肅然起敬，不由自主的離開座席，請他對坐。茅安道說：「聽說我有兩個徒弟愚昧無知，冒犯尊嚴。如今他們二人的性命都在晉國公手裡。請先讓我問問他們為何違背師命，使他們二人羞愧，再任您處置。」韓滉同意了，令兵吏把二人押至階下，牢牢捆住，刀兵伺候。二人跪下哀求不已。茅安道對韓滉的隨從說：「請給我一杯水。」韓滉唯恐他使出水遁術，堅決不給。茅安道微微一笑，喝了一口桌上碗台的水，朝兩個徒弟一噴，二人立即變成兩隻黑皮老鼠，在庭前亂竄。茅安道奮身一躍，化為一隻巨鷹，兩隻腳爪各抓

一隻老鼠，沖天而去。韓滉見狀，驚駭許久，終究無可奈何。

兩個徒弟自以為有了本領，就可以為所欲為，卻不明白這一切都在師父的掌握之中。不聽師父的教誨，算不得真徒弟，師父給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了。法術本不是修行的目的，更不能用來追求名利，這兩人只學法術，不修心性，學來學去，只學了一點皮毛，最後連皮毛都沒得到，實在是「如入寶山空手回」啊！

（典出《集異記》）

華人文苑

天將以吾輩為木鐸

文 | 今昭

安徒生有一篇童話〈紅舞鞋〉，講述一個在慾望和本心中掙扎，最終在信仰中得到救贖的故事：女孩抵不住誘惑，穿上了絢爛奪目的紅舞鞋，而一旦穿上這舞鞋，雖然舞姿驚豔，再無世間凡人能及，但也將永遠跳下去，直至氣絕身亡。

一直以為才華也是這樣的雙刃劍，擁有文才，同時也要承受它帶來的一系列弊端，如：傷春悲秋、多愁善感、情場風流、家國之嘆……中國古人說：「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。」大抵也有這層意思在裡面吧。

抱著這樣的想法，老是在寫作和不寫之間猶豫，直到讀到這樣一些文字——「純粹如青蓮莊嚴端靜，澄淨似朝露不染纖塵」，才悟到：也許寫作本身也是一個修煉過程。在這煉金般的過程中去蕪存菁，淨化筆下的一字一句、一思一念，才能得出力透幽微、感人肺腑的詩詞文章。

看過《南方周末》的一篇文章〈大眾傳媒的瓦釜時代〉，中間有這樣一句話，令人印象深刻：「大眾媒體必須意識到自己首先是社會的公器，而非首先是市場的工具，而非首先是個體的私利。」這可謂是傳統新聞業道德標尺的絕佳申述了。而《論語》中「天下

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為木鐸」的木鐸，本為古時官員發布政令和採集民歌時使用的工具，也因其匯總及傳遞信息的功能成為新聞業的前身、現代傳媒業的標誌，如同破開重重迷霧、指明上天意旨的暗夜薪火。

才華又怎不如是？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」，如果天下才士都能意識到自己所學、所能亦為社稷公器，毋負上天生才之意，皆應砥礪德才、努力發揮，以饗大眾。

詩人白居易的〈李都尉古劍〉，描寫了贈劍人對持劍者的一片厚意深心：

「願快直士心，將斷佞臣頭。
不願報小怨，夜半刺私仇。
勸君慎所用，無作神兵羞。」
「願快直士心，將斷佞臣頭」，意為犀利的鋒芒、快意的利筆，揭露黑暗、抨擊邪惡。

「不願報小怨，夜半刺私仇」，意思是不為私利所用，不把神傳漢字——這一天賜予的神物，作為取不義之財和縱情聲色的私器。

「勸君慎所用，無作神兵羞」，意思是殷勤的告誡、誠懇的叮囑，警醒所有治學創作之人——如不敬謹為文，天生的才華隨時可像江淹的夢筆，再被上天收了回去。

若真是天下人才都能悟到這裡，做到這裡，可謂是「天將以吾輩為木鐸」了。



木鐸是古時發布政令和採集民歌時使用的工具。

木鐸：公有領域；其他圖片：FOTOLIA



古劍犀利的鋒芒如快意的利筆，揭露黑暗、抨擊邪惡。

小說連載

前緣 11

文 | 梅公子

(接前期)

冒襄的《影梅庵憶語》裡寫道：「余每歲元旦，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帝君前。壬午名心甚劇，禱看籤首第一字，得『憶』字，蓋『憶昔蘭房分半釵，如今忽把音信乖。癡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偕』。余時占玩不解，即占全詞，亦非宮商語，比遇姬，清和晦日，金山別去，姬茹素歸，虔卜於關帝廟前，願

以終身事余，正得此籤。秋過秦淮，時友人在坐，曰：『我當為爾二人合卜與西華門。』則仍此籤也。『到底』、『不諧』，則今日驗矣。嗟呼！余有生之年，皆長相憶之年也。」

「三月之杪，余復移寓友沂『友雲軒』。父客臥兩懷家正劇，晚齋，龔奉常偕於皇、園次過慰留飲，聽小奚管弦度曲，時余歸思更切，因限韻各作詩四首。不知何故，詩中咸有商音。三鼓別去，余甫著枕，便夢還家，舉室皆見，獨不見姬。急詢荆人，不答。復遍覓之，但見荆人背余下淚。余夢中大呼曰：『豈死耶？』一慟而醒。姬每春必抱病，余深疑慮，旋歸，則姬固無恙，因問述此相告。姬曰：『甚異！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，匿之幸脫，其人尚猶不休也。』詎知夢真而詩識咸來先告哉？」

冒襄的《影梅庵憶語》至此戛然而止，不曾收尾，當初也許是因為種種刺心，不能提筆完成。然而，他活了很長、很長的年紀，同輩的人，都死光了，他卻一直活到了康熙朝，八十高齡方才辭世，他有的是時間，去寫完這篇文章，卻到底不能。也許，是他突然意識到，這樣沒有結尾的文章，才是最意味深長的，可思之無窮……

世間所有的枯榮，最後，都會這樣敗給時間罷！那些繁花似錦、恩愛交融的日子，原只是幻象，短暫如電石火花，卻令人為之忘情。而漫長的分離，死亡之前長達一生的距離、溝壑，洪荒時空輾轉生死，人海裡的追尋、迷失，抑或久別重逢，才是生命的內容，看似繁盛，實則無盡悲涼，全無必要。「憶」是亙古的一條河，人間的癡男女，各有所

衷、各有所憶。河邊的人擺渡、涉水，一生都流連那條長河……

紫禁城中的董鄂妃，於順治十七年死亡。據史書記載，她懷孕後，皇帝欣喜極矣！只是，董鄂妃和她生的孩子，到底福薄，剛出生的愛子不幸夭折，母親為之悲痛而死。總之，這個美麗的女子，她在皇帝地動山搖的傷悲中，無可奈何，又如釋重負的閨眼逝世，彷彿一個疲憊的演員，終於演完她情節詭譎的劇本。

她死亡之後，年輕的皇帝萬念俱灰，拋下江山社稷，削髮出家，皈依為僧，他的去向，到底是史書上記載的——22歲死於天花？還是蕭然出世為僧？他的歸處一如她的身世，共同成為世間裡的不解之謎。

大清朝在順治之後，迎來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康、乾盛世。尤其是康熙皇帝，佟佳氏的孩子，

他登基繼承大寶，一生事業做得極其漂亮，功勳蓋世，千古一帝。和他相比，清世祖順治只是一個黯淡的背景。他和董鄂妃的故事，也是那樣破碎且淒清，實情如何，好似已然無關緊要了。誰說一個故事的猝然結束，不是因為天命呢？

「江城細雨碧桃村，寒食東風杜宇魂。欲吊薛濤憐夢斷，墓門深更阻侯門。」這是吳梅村為題董小宛畫像寫下的組詩中的一首。他到底，用他的筆，將他經歷過的江山人物，辜負過的君恩和美人，終其一生回望的痛和悔，秦淮河邊的青春歡愉和花月靡麗，全部都記錄在他的詩文裡，流傳後世。

當然了，包括：她的身世和秘密……他既然知道了，就不會忍住不說的。（待續）